

月满中秋夜,饼香故里情

编者按

月亮又圆了,人也要团圆。多么熟悉、亲切的节日。明月照了千年,照着一代代人的团圆。中秋是安静的,就像中天之月一样永恒、温暖。它不过是一顿比平时丰盛一点的晚饭,是阳台上多摆的椅子,是一家人温馨的交谈。这四篇文章,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,普普通通的中秋。有人在食品厂的往事里找到了母亲年轻时的月光,有人在不同的年头里吃出了不同的滋味,也有人只是在阳台上抬头一看——哦,今晚月亮挺圆。愿你在别人的故事里,看见自己的月光。



揉进面粉里的时光

陈劲野

临近中秋,街市上月饼相继摆出,烘焙的甜香随风弥散,勾起我心底一段关于母亲与面粉的记忆。许多往事已然模糊,母亲在食品厂制作月饼、糕点的那几年时光,却始终清晰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。少年时代,我们一家居住在乡村,祖孙几口人依靠耕种七亩水田维持生计。农活繁重,父亲常年在县城工作,家中劳力不足,日子过得颇为拮据。小学二年级音乐课上,我学唱《爷爷为我打月饼》,那一曲歌谣,让“月饼”二字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市场上月饼品类单一。对普通家庭而言,中秋能吃上一块芝麻月饼,已是十分难得。记忆里,每到中秋,母亲便要走上五六里路赶往集市,攥着皱巴巴的零钱买回芝麻月饼,切成数瓣,全家分食。月饼不大,每个人只能分到小小一角,我们细细嚼着,满口皆是芝麻醇厚的香气。

1988年底,全家迁居县城。1989年,母亲进入县粮食局劳服公司下属的食品加工厂工作。

对于一位来自农村的妇女来说,这份工作来之不易。彼时,饼干、糖酥月饼与各类糕点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。加工厂的生产车间空间不大,一踏入,面粉裹挟着烘烤的热浪扑面而来。机器运转的嗡鸣不绝于耳,和面机、烤箱、压模机整齐排布。盛夏时节车间酷热难耐,烤箱热浪阵阵翻涌,汗水浸透工装,面粉沾在湿衣之上,风干后便留下片片白痕。母亲的袖口、衣角,常常落满一层细细的白粉。

中秋来临前两个月,是工厂全年最为繁忙的时段。每天一早,购买月饼的人就在门市部前排起长龙,糖酥、五仁等月饼开足马力赶制。母亲在车间忙碌,和面、压皮、包馅、摆盘、烘烤、出箱,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。长年累月的操劳,在她的掌心磨出一层厚实坚硬的茧茧,指腹上还留着揉面磨出的细小薄茧。

一个深夜,将近十一点,家门缓缓推开,一缕糕点的香气随之飘入。母亲手扶门框,身形微微佝偻,步履沉重。她没有多言,倚靠门框靠了一会儿,凌乱的发丝间沾着点点面粉。姐姐连忙端来一杯温水,我接过递到母亲手里,水晃了一下。姐姐轻声问:“妈,累坏了吧?”

母亲缓缓直起身,淡淡一笑,摇摇头说:“累点没啥,多挣点钱,好供你们读书。”说罢,她抬手抹了一把额角的汗珠,身上还带着车间里淡淡的烘烤气息。

母亲时常告诫我们,做人要守本分,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能伸手。有一回放学,我忘带家门钥匙,便去往加工厂寻找母亲。恰逢工间休息,工友热情递来月饼、桃酥等糕点。我牢记母亲的教诲,一概婉言谢绝,母亲眼里满是欣慰。

每逢我们念叨想吃月饼或是蛋糕,她便到门市部买回一些,分给兄妹几人。哥哥姐姐总懂得谦让,把吃食留给年纪最小的弟弟。母亲静坐一旁,看着我们分食,手里捏着一小块点心慢慢咀嚼,目光温和地说:“好吃就好,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我们劝她多吃一块,她总摆摆手,笑着说自己在厂里闻了一天,早就饱了。

年少懵懂的我,那时尚不能懂得,我们品尝到的,不只是糕点,更是母亲沉甸甸的期许。

白日在工厂做工,母亲依旧牵挂家中生计。中午趁着工休,她还要赶回家打理菜园、喂养生猪,补贴家用。有时夜班结束已是深更半夜,心里依旧记挂着孩子们的起居和学业。就着屋内那盏昏黄的灯泡,她搓洗沾满面粉的工装,或是揉面蒸制次日的早餐。那盏昏灯下的背影,是我少年时光里抹不去的印记。三十余年倏忽而过,当年热火朝天的食品加工厂早已不复存在。旧日厂房、轰鸣机器、糕点烘烤的馥郁香气,都消散在岁月长河之中。

如今母亲年事已高,已不能再做月饼。可每当嗅到糕点烘烤的气息,儿时的童谣、阖家分食月饼的往事、母亲制作的各式糕点,一幕幕记忆交织浮现。那个满身面粉、面带倦容,却温和坚韧、终日奔波的身影,在我眼前愈发清晰。

梁晓声的《母亲》,书中写到大马哈鱼倾尽自身滋养后代。读到此处,我不禁联想想到母亲。当年在加工厂日夜制作月饼与糕点的她,从来舍不得给自己留下一块完整的点点心。她把全部心血揉进面粉之中,烘烤成我们少年时代独有的甘甜。

如今月饼品类繁多,馅料万千,口感越来越好,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滋味。因为,那味道里,藏着那一段揉进面粉里的时光。

秋日的团聚

林瑞潜

我这人平时连生日都懒得过,过节也都跟平时一样,不太隆重。我最喜欢的还是过年,其次是国庆节,因为可以放假陪陪家人,再其次就是中秋节。端午节也喜欢,不过我不大喜欢吃粽子。清明节主要回家扫墓,怀念一下我的爷爷,这怀念与平时没什么不同。唯独让我觉得不一样的是中秋节,大概是因为我喜欢秋天吧。秋天的到来意味着漫长夏日的终结,尤其到了中秋,恰是秋分前后,一年中既凉爽又诗意的时期。

小的时候过中秋,我妈早早去集市上买好月饼,因为怕忙起来没时间赶集。而我呢,总是忍不住想要偷吃月饼,因为那时候长身体嘛,胃口好得不得了,嘴又特别馋。哪怕吃饱了,知道家里面有零食,也总是想要去拿来看一下。有一回我没忍住,将三个看起来好吃且不同口味的月饼都咬了一口,为了尝味道。我妈知道了哭笑不得,说我是“小老鼠”,只得拿刀将月饼切好,把我吃过的那边交给我。小时候虽不像别的小孩那么喜欢吃甜的,但月饼除外,因为月饼很香,料还很足。到了现在这个年纪,我已经吃过无数好吃的月饼,它们包装精美、价格昂贵、配料丰富、口味独特,简直五花八门,但我却不怎么提得起兴趣了,总觉得小时候的月饼是最香的。

我妈买的月饼,大多是带一些芝麻的,品种也比较多,每个口味都独特。有些一咬就掉渣,有些不掉渣,但是捏着一手指都是油,那油真香啊!她买的月饼包装都不怎么漂亮精美,大多是散装的。拿到月饼首先给它掰开,看看是什么馅料,这很难不让人兴奋。

我爱热闹,每年中秋一到,我的两个姑姑就会回来,叔叔婶婶也会回来,回到奶奶身边,跟她一块过中秋节。她们到了之后,就先后忙活着张罗美食,忙一会儿歇一会儿,坐一块说说话,或者到菜园里散步。我喜欢我的姑姑,我的姑姑也喜欢我,我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她们,先是看到她们就很开心。

中午,一大家人子坐在一块,围着一大桌子好菜,开心地吃起来。午后再拿出各自家里带来的月饼尝一尝,真是其乐融融。虽然月饼不是我们自己做的,但一家人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仪式,意味着每年这个时候有个喜庆的期盼。有时碰上日子巧,会将当年刚收割的新稻谷收拾好,做成新米饭“尝新”(乡里的习俗),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,意味着我们这一年庄稼上有了喜悦的收成。

中秋不仅是一个节日,也是个物候的提醒。到了这个时节,收获的气息来了,空气中都是成熟的香气。稻谷熟了,板栗熟了,桂花开了,大地上一片寂静的金黄。我们会在中秋把自家种的板栗打下来,剥出干净的栗子,拿来炖排骨。走在自家的山坡上,空气多么清爽啊。

桂花的香味是最好闻的。小时候,家附近仅有一棵桂花树,开花时都已经香得不行。等我长大之后,因为喜欢桂树,买了很多树苗种在屋旁,其中有几株长得特别好,有金桂、银桂、四季桂。金桂尤其美丽,尤其香,颜色金黄绚烂,在日光下熠熠生辉。到了中秋,桂树都开了满树的花,花架密密麻麻,看上去无比喜庆。过了一段时间,桂花就掉得满地都是。我好几次跟妈妈讲,把桂花捡起来吧,地上掉那么厚一层,实在可惜。于是她拿着篮子摘了些晒干,给我留着。

这是多好的桂花啊,比任何地方花大价钱买的都要好,纯天然。我后来带到单位,偶尔拿来泡茶,闻到那种香味,就会想起故乡,想起家门那棵巨大的桂树。我没有想到能将一棵桂树种得那么高大,开那么多花,结那么多的果子。后来花坛里陆续种下了一些花和树,橙子、橘子、紫苏、薄荷、樱桃……因为种的树越来越多,为了让它们得到更多阳光,父亲将我种的那棵最高大的桂花树砍了,这次不是修剪树枝,是拦腰砍下,整个树冠都没了。不过根在这里,它仍可以继续开枝散叶、开出桂花。

中秋的记忆中除了家人、月饼和桂花,还有月亮。我是从小喜欢抬头看星星看月亮的人,小时候视力好,乡下的天空也干净,能看到无比清晰的星月,尤其是密密麻麻的星群,美得无法形容。现在年纪大了,近视也严重,在城里也很难经常看到星星,偶尔看到月亮,就感到一切还是真实美好的,还在靠近着天地的灵秀。

小时候我常常在晚饭后跟奶奶坐在门前看星星和月亮,中秋的月亮是最大的最圆的。我盯着月亮看着,想过一些浪漫或深刻的问题,关于美,关于时间或生死,我知道那是永恒的月亮,是照耀着几千年人类的月亮,而人类寿命有限,一代人早早离开消逝,只有月亮永在这里,真是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有时我在心里与它对话,我问它:您看到过多少人的悲欢离合?还记得我吗?我过去曾在这世上出现过吗?月亮没有回答我,它也永远不会回答。

想到中秋,心中总是些非常美好的回忆。我们赏月、爬山,去田野里散步,到村路上溜达。跟遇到乡的乡亲打招呼,去山野里摘野果……它是秋天第一个大节日,也是我与家人团聚的节日。人的一生很简单,能有些这样朴素的幸福就很好了。

月光照见我的路

贺志伟

常常有人问我,这辈子印象最深的月亮是哪一轮。不用多想,一定是从攸县老家院子里那棵板栗树后面升起来的那一轮。

我记事的时候,物资紧缺,商店里几乎买不到月饼。中秋那一点甜,全靠母亲亲手做出来。每到节前,母亲就从柜子深处取出那只传了几代的枣木月饼模。模子上刻着嫦娥奔月,长年累月的摩挲,边缘已经温润光滑。黑芝麻拌上红糖、猪油,在锅里炒得香气四溢。

我蹲在灶台边,看着母亲揉面、包馅,把面团按进模具,“啪”的一声磕在案板上,一枚圆月的月饼就落了出来。我最盼望的,是母亲刮下留在模缝里的一点碎渣,放到我的手心。这一点点甜,足够我回味很久。

黄昏过后,父亲在院里摆一张方桌,放上月饼、柚子、青皮葡萄。香是用稻草裹着艾叶自己卷的,母亲说,香火旺一点,月亮就能看见人间的心愿。我们兄弟几个安静地行礼,抬头望着月亮从板栗树间缓缓升起,又大又亮,切切摇摇满蒲,讲起吴刚伐桂的传说。那时的我,对此深信不疑。

日子清苦,一个月饼要切成五块。最大的一块留给父亲,他总说自己不爱吃甜,转身悄悄分一半塞给我。月光之下,那醇厚的甜味,长久地留在记忆里。

年少时,我并不懂得拜月的心意。后来才慢慢明白,老一辈拜的不是天上的神明,而是日子。在艰难的岁月里,中秋最大的期盼,不过是一家人能够守在一起,平安团圆。

后来,我到攸县三中读高中。酒埠江镇上已经有月饼卖了,但学生手头拮据,很少有人舍得买。那一年中秋不放假,照常上晚自习。课堂上,我们齐读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。一轮清冷的月亮悬在教学楼外,一瞬间,老屋的板栗树、院里的月色、母亲磕月饼的声响,全都涌上心头。我悄悄转过脸,把月饼的滋味压在心底。

回到寝室,不知是谁拿出半包饼干,小心地分成十六份。有人轻声说,等考上大学,一个人吃掉一整盒月饼。黑暗里有人笑了。那几声轻轻的笑声,消散在寂静的夜里。

那一夜,我久久没有入睡。月光把上铺床板的纹路描得清清楚楚,我忽然意识到,人的一生,就是不断从一个屋檐走向另一个屋檐。唯有月光,像温柔的目光,一路相随。

再后来,我考上了医学院校,和一群同学在长沙读书,市面上的月饼渐渐多了起来,包装也越来越精美。中秋的晚上,我们凑钱买了一盒广式月饼,一起登上楼顶。晚风微凉,摆上月饼和两瓶橘子汽水,大家聊起未来、理想和远方。我说,以后想买一辆轿车,常回攸县看看母亲,看看院里那棵板栗树。同学们善意地笑了。

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和一群朋友共赏圆月。往后,月饼随处都能买到,可是当年一起赏月的同窗,渐渐散落在四面八方。

毕业之后,我在株洲做了一名医生。刚参加工作,我住在医院后面一间十平方米的筒子楼里。有一年中秋,整栋楼冷冷清清,隔壁房间空着,走廊的水龙头滴答滴答,响了一整夜。生活早已不缺什么了,可团圆反而成了最奢侈的事。医生的节日从来不由自己安排,值班、急诊,常常把中秋挤占。节日和平常的工作日,慢慢没有了界限。

很多个深夜,当我走出抢救室,月亮已经向西倾斜。我会在医院门口站一会儿,月光静静地洒下来,照着急诊室明亮的灯光,照在走廊里等候的家属身上,也落在我渐渐花白的鬓角。

那年,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从攸县来到株洲,我们终于有了完整的小家。第一个团圆的中秋,平淡而温暖。儿子仰着头,指着天上的月亮,奶声奶气地喊着:“月月。”妻子教他念:“床前明月光。”孩子磕磕绊绊地跟着诵读。

站在一旁,我心里一阵温热。从儿时自家烘烤的月饼,到少年时一块饼干的将就,从大学里分享的盒装月饼,再到独居时满街月饼却无心品尝,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月亮,终于落进了我小小的家。

等孩子睡熟,我走到阳台。月光落在晾着的白大褂上,泛起淡淡的微光。我忽然懂得,就像当年父亲分一半月饼给我一样,如今我的生活也分成了两半:一半交给病人,守护生命;一半留给家人,守护温情。或许,这种平衡,就是人间最圆的月亮。

今年中秋前夕,我买了新的轿车,回了一趟攸县。从前颠簸三四个小时的路程,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后备箱放着给母亲的药品、一件新棉袄,还有几盒包装精致的月饼。车子停在老屋门口,母亲正坐在门槛上剥豆子。看见我,她先是一愣,然后笑了。

夜里,母亲坚持要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桌。她看了一眼我带回的精美礼盒,没有打开,转身从柜子里捧出那只白瓷盘,旁边还放着那只枣木模子。她说:“超市的月饼太甜了,吃不惯。模子还在,明年你早些回来,我做好了等你。”她的视力已经很差,双手微微颤抖,仍然仔细地点燃了香。她从白瓷盘里取出一块老式月饼,掰开一半递给我,轻声说:“你在攸县三中读书的时候,中秋怕是没有好好吃过月饼。”

我心里一颤。年近花甲,走过了这么多路,经历了这么多事,在母亲眼里,我依旧是那个望着月亮、思念家乡的少年。

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

我的秋思,落在板栗树下,不再是对一口甜食的渴望,而是历经世事后的那份宽厚与通透。

中秋夜遐想

肖祖雄

又逢中秋节,又到赏月时,又是团圆夜。

傍晚,在酒仙湖畔的地质博物馆前坪,一轮明月从湖对岸的山坳间冉冉升起,格外大,格外圆,像一个银色的玉盘悬挂在夜空。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,飞在青云端。”今晚这月亮,不就是李白曾经看到过的那个洁白漂亮的白玉盘吗?

月光倒映在水面上,湖面被罩上了一层银色的光。月下的酒仙湖,格外幽美圣洁。

小时候总是听奶奶说,月亮里有个仙女嫦娥,还有一个砍伐桂树的吴刚。那桂树生长繁茂,随风随合,永远也不能被砍倒,还有一只白兔,拿着玉杵,跪地捣药,服用这药丸可以长生不老,可以成仙。

小时候过中秋,最热闹的要数晚上了,全家团圆,其乐融融。等到月亮升上来的时候,就在门前摆一张饭桌,上面放满了月饼、瓜果之类,祭拜月神。那时候只盼着月神快快享用,供完月神以后,奶奶就分发月饼,小孩每人一个,大人每人一块。那时候的月饼很单一,就是那种葱油饼,包着的纸都浸透了油,香喷喷的。月饼吃到嘴里酥酥的,甜甜的。要是谁家女婿从城里买了几个“肖师傅葱油饼”孝敬丈母娘,全村人都羡慕得不行了。

如今,我年近的父母仍然爱吃这朴素的月饼。中秋之前,总是叮嘱,不要买那些很贵的月饼,要买就买点肖师傅的葱油饼,一袋二十只的,十五元钱一袋的。

读大学时,有个湖南同乡的同学,说他们同乡中秋之夜流行着一种有趣的“偷月亮菜”的风俗。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,让我们很羡慕,很神往。

中秋之夜,阖家姑娘打着花伞,选取自己心爱后生的园圃,去采摘瓜果,而不会被人看成是“偷盗”。她们还要有意地高声叫喊:“喂!你的瓜果被我扯走了,你到我家去吃油茶吧!”原来,她们这是借助月宫仙女传递红线呢。如果能摘到一个并蒂的瓜果,这表示她们能有幸福的爱情。

“偷月亮菜”,使同寨的中秋之夜,增添了无限的欢乐和神奇的色彩。

至于赏月,文人墨客更是情有独钟。他们有的在月下独酌,有的赋诗填词,留下了不少佳话与千古绝唱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脍炙人口,妇孺皆知。最引人共鸣的还是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

“一年月色最明夜,千里人心共赏时。”中秋月,是一种梦想,一种记忆,一种思念。

踏着月色,往回走着,我想,正如俗话说的: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”明晚的月亮,一定会更大,更圆,更亮。

